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九

鎮五

吳闔廬



成公七年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乃通吳於晉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用巫臣之謀也十五年晉與諸侯會吳
子壽夢於鍾離襄公十二年壽夢卒子諸樊立十三
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
公子黨十四年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

右丘文公卷九
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
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
楚公子宜穀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鳩舒
人叛楚二十五年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
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
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
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城
舒鳩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
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堦以射之卒弟餘祭立使季札聘於上國二十九年
餘祭弒夷昧立三十一年夷昧使巫臣子屈庸孤聘
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巢隕諸樊闞戔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

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
啓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
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二
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
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
其帥燔師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垂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脩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於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吳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十月甲申吳太子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蒞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二十六年楚平王卒子昭王立二十七年公子光弑王僚而自立是爲闔廬三十年吳子問於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
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
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
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
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
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

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
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壅澁五戰及郢囊瓦奔陳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於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疆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
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
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十月楚子入於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則必歸焉能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盍涉

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辛王孫由于鍾建闔巢申包胥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二帥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六年吳伐陳楚子師於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公子

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淮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有此異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
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吳夫差 越勾踐

昭公四年冬十月吳夷昧伐楚入棘櫟麻

楚東鄙
三邑

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

即今夏口五年

冬十月楚靈王以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

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於瓊

常壽過得稱
人越驟強也

三十二年夏五月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晉大夫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存忘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
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公

五年夏五月越入吳吳在楚也十四年夏五月吳

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檣李

吳郡嘉
興縣

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

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行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吳郡太湖中山報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

戈復禹之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於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七年夏公會吳於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勞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
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
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
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
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
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
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
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
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
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柝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處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景伯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九年齊悼公乞師於吳以伐魯既與魯平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於郕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吳城刊溝通江淮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十一年齊國夏帥師伐魯戰於郊齊師

左氏文選卷九
十六
敗績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
於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
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
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樓與閭丘明
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道合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
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
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
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寘之新篋裂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
若不識不秉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
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
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
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

左氏春秋卷九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
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是商
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
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
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
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

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瘐無不
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莊公會吳於郟公及衛侯宋
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以相辭也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
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
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平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公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

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紉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二十一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鞅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二年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縊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
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
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
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
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
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
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
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

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范蠡
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
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
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溢而溢未盛而驕不勞
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之客人事不起而創爲
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
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以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輒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王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

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我攻而勝之吾能
占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
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
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
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
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王曰蠡爲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對曰節事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庫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
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湏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
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
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
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聖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彰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句踐
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
執讐是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
寡人請更於是莖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
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

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
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
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就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
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
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豕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
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
其政必哭泣埋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病貧苦

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勵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稱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歆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者不成反受其殃失德

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不予王母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

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
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
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
言人事而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而子應我以
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
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
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乂也彼將同其力致其
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戈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
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
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

殛王姑待之至於玄

九月
為玄

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

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殮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蠡對曰

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

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范蠡

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

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

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

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

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

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
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柔而不可取
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陣
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
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
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
今罷師而不戒以忘志我我不可不戒也日臣嘗卜
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

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天占旣乖人事又
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
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
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
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
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
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疾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

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矣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

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
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
大夫苦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
戰乎王曰可矣王命有司太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
造於國門之外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
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

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
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
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
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乃令於

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皆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歸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歸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

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銜枚沂江五里以湏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湏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
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
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
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
早朝而晏罷者非吳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
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
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
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
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
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

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
吳稱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
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
海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同階余雖醜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雄請反辭
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
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

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孥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鑄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

戰

齊魯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

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夏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
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將納昭公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
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

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馱衆魯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車

從野洩射之中楯瓦繇胸過車汰擊車軻擊車老入者三

寸七矢野洩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馱戾也而

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

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

之季氏之臣冉豎射陳子疆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

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

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魯林雍羞爲顏鳴
右下齊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
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音磬一而乘於他車以歸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
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斃二月公侵齊攻廩
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

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
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
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哀公十一年齊國書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君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
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入
子公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兩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
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
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務人與其嬖僮汪錡
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昭公十
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陳書伐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陳書書使師直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晉

僖公二年晉侯將伐豳士蒞曰不可豳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旣而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豳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豳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豳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豳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豳滅下陽五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豳宮之奇諫弗聽復許晉晉圍下陽滅豳豳公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
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
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

士匄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伐偃陽

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

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

乎取之五月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

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

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以

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内

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

爲石生秦丕茲事仲尼

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怒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楚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
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
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
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
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

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
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
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
及巴行人楚子使蘧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
無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三逐巴

師不克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於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鬪廉曰鄧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
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
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有
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
鄧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
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人諜之三巡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
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
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及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
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

不戰也

以伐隨將

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
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
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
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
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
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
繩魯息媯之美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僖公廿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

衛

僖公廿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廿五年衛人伐邢禮
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

鄭

隱公六年鄭人侵衛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
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
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桓公五年王奪
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

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左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開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旛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

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

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舟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衆我寡

襄公廿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
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
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禦諸門陳侯使賂以宗
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
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
祝祲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戎

隱公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軍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莊叔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公子
穀生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綠
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
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
之二年鄭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
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
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
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
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十一年
晉卻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
狄會於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十五年潞
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
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德之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以潞子嬰兒歸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五荀吳之嬖人不克即卒斬以狗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周大獲

西

